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四

本編

夷類

朝鮮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

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
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
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
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
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
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

質子獻馬要約不終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討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因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

兵太子爲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

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
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澅清侯，陰為荻苴侯，
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
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高麗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爲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嬴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浿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艫濟人因恃以爲塹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宮守勝者聽爲之其

州縣六十、大城置傉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
亦號道使、比刺史、俗喜弈投壺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罍
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其治
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籍入其
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
沒爲奴婢、故道不掇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
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
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局堂、
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
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骴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荅勞且觀釁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

爲道親戚存亡人人悲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
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
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
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飄海
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
桓山因以爲號焉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
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
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
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
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宣帝時、乃稍
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
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
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
遂皆亡叛、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
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
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
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强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烏桓或願留宿衛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

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
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
歲時互市焉桓帝永壽中張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時
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
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子
弟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
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中平四年前中山
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
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
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

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祭彤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爲偃師長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

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肜至誅破姦猾殄其支
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
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
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
將分屯障塞帝以肜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
肜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
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肜慰
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
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
並歸義願自效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

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肜塞外震讋肜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五年徵爲太僕肜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肜淸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肜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肜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

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
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
留畏愞下獄免肜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
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
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
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
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
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
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
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匈奴

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

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

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廢冒頓而
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
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
騎下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

迂言夢豈每授此數語不知其儱巳朽矣人無學豈可少

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

乎[illegible]之以殺父也

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

棄地在胡若胡人亦各愛之況中國乎

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

漢[illegible]不與之爭亦知其彊耶

韓王信降步

冒以多兵收

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兵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老上稽粥單于死子
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
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
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
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
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
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
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

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世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奸闌出物與匈奴交易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
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
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
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
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
精騎往往隨後去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
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
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
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

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
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
從其計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
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被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
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

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

下成寵了耿听新樂王亦有辯辯之也

駼其而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詐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絶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使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

窮楊信王烏歸為好肯中國欺之也

漢單于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義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

[illegible]留

兩弔使

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塟直數千余曰
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
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
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
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
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
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使之有辭

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悉遠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有詔
捕太醫令隨伯言貳師將畀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
匈奴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閼氏
者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
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二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
殰罷極苦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
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
材數千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

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
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閒數犯
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
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昭帝
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
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
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凡五將軍兵十
萬餘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

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逃遁是以五將少所得此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漢封惠爲長羅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並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日逐王先賢撣其父當爲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胸鞮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胸鞮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堂立爲屠耆單于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立爲車犁單于又有烏藉單于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

立呼韓邪單于殺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尊車犂而車犂復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亦自立爲郅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
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
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
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
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
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

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illegible]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
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
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
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自與爲盟約曰自今以
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
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
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
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

塞爲藩蔽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匈奴邊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

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駝驢虎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爲所邀擊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

伊秩訾呼

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
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
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
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
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
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
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
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
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

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

直二萬匹、絮直二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

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卽引斧

稚褒之迹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

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

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

請故印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

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

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

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

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

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

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

狀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咸子登助三人
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
雜繒千匹戲戟十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
助登長安莽封奄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
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直而壯）
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
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
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民吏畜産

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
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
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
十五子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煙火之警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
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
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五

左編

夷類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揺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揺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

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晉武帝時遣
使來降拜為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
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
辭厚幣以撫之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
即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制同於上
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
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喜連木津等託為臻
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
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自此失
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今遼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
乎豈于外以攘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
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巳二周中原兵亂
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
救倒懸之命數遼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
遼邦下則幷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
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應從之是
日率騎討遼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從之棘城立遼
東郡而歸懷帝蒙塵於平陽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
京傾沒天子蒙塵琅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

雖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
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
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
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
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
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
人冀州人爲冀州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
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時
平州刺史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
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

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與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
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
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
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
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
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
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
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

廆其子皝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遂大敗盡俘其衆於是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業崔毖懼廆之讐已也使兄子燾僞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燾于棘城

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子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成帝卽位加廆侍中位特進遣使與太尉陶侃等約以共攻石勒朝儀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慕容皝嗣位是時段氏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

萬餘、步騎襲燕西五萬騎、咸康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段遼為石虎所敗，奔燕，皝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是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為燕王。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子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儁遣慕容恪攻龕于廣固，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柰何輕用其衆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遂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竟爲儁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燕王儁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畧地入兖守宰儁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以來冬

請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潰萬免爲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於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乃卒太子暐即位年十一

改元年熙時恪已死矣王垂為人傳評所忌遂奔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克壺關入晉陽及慕容評戰于潞川評敗遂圍鄴堅自帥赴鄴燕王暐奔龍城堅遣將追之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燕

符洪孫堅　附慕容沖

符洪畧陽氐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雄之士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石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

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以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及苻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

秖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
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
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
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
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
杜洪遣中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
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
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拒健遂進
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

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京師并修好於桓溫永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桓溫之入關也健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東兵衆皆捨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

苻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王猛呂婆樓彊汪梁

平老等並爲王佐之才爲其羽翼㳂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僞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亟以爲言堅遂殺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族子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從其所部三千餘戸于長安特進强德

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横爲百姓之患猛擒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彊豪誅死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人終必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衞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擾邊動衆非國之利所獲北者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壽烏丸獨孤鮮卑沒奕干率衆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一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幷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

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觳壽汝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駒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荆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暐次於枋頭暐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横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

尽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可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道。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暐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暐將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鎭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

將[illegible]眾萬伐暐堅親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
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
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於
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
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陛下神靈殘胡不足平願不
煩鑾輅冒犯霜露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
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
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
入晉陽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救二

城許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許相持遣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許營後旁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許催之速戰猛知許貪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許又來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以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猛至安陽迎堅堅遂攻鄴屑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

將執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高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慕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幽州刺史鎮薊赦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受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馬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子晉世卒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

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圖寧益雅等次於鷲陜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千餘救之戰於陜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苻密降于雅蒲爲内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張軌據凉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猛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

悠遠且跨咸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
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西域都護西平
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疋
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濵川侯堅聞桓溫之
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
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
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
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爲丞相以苻
融爲征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王猛疾堅親至
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苟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錫軍屢敗乃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殺什翼犍秦兵趣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

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轘裂之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二年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

猛之必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堅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苻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還也恚怨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

討令梁成沈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耶為進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於是自稱太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幽州刺史為其謀主率衆七萬餘發和龍將圖長安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永州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偏阸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將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

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行四百餘里符丕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衞駕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人堅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符丕

鎮鄴，如是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瑯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問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其牛爲由不聞爲卿求位卿子冀若父何斯言之鄙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

於江足斷其流群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

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明矣然虐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讐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

南與區地未歸臣虜舜遊而不返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詩云惟德足以懷遠可不煩于兵而坐賓百越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嗥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

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豈非漢

從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滅所以不如晉者正病此矣
建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
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諸城輔
國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沖別將攻萬歲築
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率步騎
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
遣垂爲前鋒次於沔水垂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
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
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遣一從
戎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

林郎下書師克捷之月以帝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平陽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讐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

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番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

遐衆軍掎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
道赴之、令軍人曰、敵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
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
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
陸繼進、堅張蚝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
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
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
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
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
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王師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淚、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賜尚書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爲參傭之道驍騎不越率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

州牧秦王堅爲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符叡勇果輕敵不卹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初姚萇降於符生，堅以萇為楊武將軍，為堅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率關中燕人，翊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

為天下、永為鄰好、堅大怒、召萇客嫐責之、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嫐以書招諭萇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嫐密遣使者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illegible]卿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

長安堅拜暐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距沖沖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攻暐營於鄭西暐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暐師敗績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爲河淸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於長安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沖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

下邳進據彭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非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

子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嘗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孝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沖又遣尚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壽敗沖於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牢之至枋頭盤

桓不進，及至鄴，慕容垂逆戰而罷，遂撤圍，非如新城牢之追擊垂，爲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穀於枋頭，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之分氐戸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答，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

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古人堅旣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於是符丕稱帝自鄴奔據晉陽